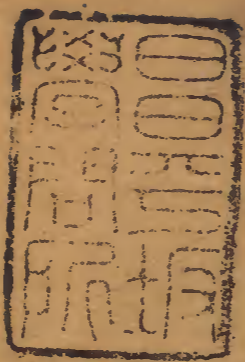


江湖長翁文集

二十七 二十八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10271	74	11	20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冊	函
		10271	74	11	20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1
冊數	20 ( 14 )
函號	314 7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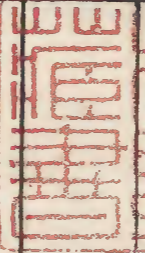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江湖長翁文集目錄



淺草文庫

宋高郵陳造唐卿撰

明海鹽王廷俊君英校

二十七卷

劄子



上王參政劄子

上趙丞相劄子

上周樞密劄子

前缺一葉

二十八卷

劄子

江湖長翁文集 目錄卷之二十七

寄政府劄子二首

用才劄子

廣言劄子

正紀綱劄子

荒政劄子

重獄官劄子

寬州縣劄子

薦舉劄子

上丞相劄子

常平劄子

卷之二十八日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七

劄子

上王參政劄子

某疎謬老衰無寸長可言受相公特達之知日夕惟念古者為知己報或以德或以事其次猶以言言則下矣然萬一或有取焉在長者不徒爾也就令無取亦少寓圖報之意某於某官所可効區區者惟言况某官與政之始仰受兩宮之託俯答天下之望規模之在我事執之在天下必已定於曾次而聰明之間或偶未及涓埃

江湖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七

江油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之善可以少裨采掇者又可不加意哉加之意所以求  
處事執而定吾規模亦一助也故某率意言之不暇究  
理端緒惟某官擇焉今日在某官所先務莫若養重臣  
之望夫國無重臣如舟無利楫翱翔乎安流而無風濤  
之險則可以苟安旣曰乘舟則凌湍波抵怒風可不有  
備古者爲國當倉卒迫急之際安危之機反掌之間而  
重臣者獨能呼而來麾而去姦雄有所憚而人才有所  
倚賴附麗以自致其力至此然後知國不可以無重臣  
而重臣之望當蓄之於素而不可求之於暫當求之德

義忠節之間而不專在於才平居無事天下之心繫焉  
一旦之所賴乃平日所繫之機也某官以高明之資輔  
以正大之學危言鯁論天下傳誦凡其與同列競曲直  
對天子爭是非者中外畢知而又天資挺直廉隅介潔  
載在士民之口久矣天下望以輔政果輔政則又曰是  
且爲宰輔某近聞淮浙之人言朝廷不乏直臣吾何憂  
某謂此可以積累自修而得不可強而致所謂重臣之  
望端在某官矣竊願某官益推其徇國愛民之心益謹  
其正心律下之本動爲才賢計毋爲親舊門生故吏計

以功名不朽自期毋以富貴安佚自挾非才不薦可薦也不進不已也事悠悠者不以寘懷有關利害不罷行不止也使其素節上愈益信於兩宮下愈益服天下之心夫如是無事可以持守治體有事可以制成敗之機天下無意外久矣若曰必無可虞之事則非遠圖長計任此者捨某官將何望其次則欲振整風俗風俗不媿久矣不當治其流而必求其源源所發不能無偏從其偏而治之庶乎有救天下之勢上之欲有立則下或必爲矯亢苟免上之欲從寬則下或流爲欺謾僥倖有立

則必振紀綱崇寬則必施恩惠夫何所議而其俗或流而不媿故不可不爲之所國家臨民務寬厚捐苛細施惠發德湛浸涵泳有加無已小人狃於見聞莫不欺罔以自利僥覲以妄爲今之臨民其迹多近姑息而沒其崇寬之實寬非不媿之名而寬之弊則與過於嚴者同姑息之弊與束濕太察則一弊已久而漸見上下知厭之矣以其寬政之爲媿名不容間也言之有鏗薄之嫌士夫不敢及此積之不已其害將難乎其救今未見也一旦不幸有水旱盜賊意外之警則圖之後時矣其願

今日政事發施使天下之人殺人者必死負罪者必刑  
貸貫者必償持而守之數年則僥倖之心漸息然後有  
以予之感恩必深無以予之必皆安分自盡無枉抑不  
辜之怨如是風俗可以漸正而治術易施不然未見其  
可也又新天子卽位首來天下言甚盛舉也意悠悠無  
稽之言必且不少悠悠之言信不可用然於時政未害  
也容而寘之適以彰吾君與廟堂恢洪之德然謂其間  
皆無切時可用之言則恐厚誣天下誠願啓迪聖主採  
其切時可用三數人加以醜賞或補以初品之官以作

敢言之氣國家海涵春育霈澤天下駮雛癡兒揖官而  
去者不知其幾而於抱材識而沉隱約者官數人則曰  
恐其濫何略彼而嚴此也然言事於今日其大槩所主  
在除弊不在興利在酌中通之制不在過爲刻害言利  
者主節省而非生財之謂言兵者主自治而非奇功之  
謂廟堂去取茲當立爲一定之計卽合否爲用不用可  
也又僧道之蠹太盛不可不抑其執禩祥之妖有萌不  
可不絕其源菴寺之無名可併則併寺觀之戶絕可繼  
而不繼所以救之目前住度牒不鬻自某官與政始能

守之二三十年暗銷其徒所以救之於持久都城內外  
創菴寺以養淫僧不知其幾曩李壽翁之尹京也奏乞  
籍之以居百官策之良無出於此可以寬臨安僦賃之  
費可以絕僧俗雜蹂之弊權貴不便策旣不施有識追  
惜此在今日正可舉行亦願某官識之或侍清光言議  
之隙可言則言之而祈求禴禳之事經載之以寓爲民  
之意爾不如今日動雜二氏爲言而徼求福壽又爲它  
日天堂地府計也某官無謂其事悠悠若無害其費若  
不甚多不足病政俗也蓋闖旗而驗不得不文成五利

黃龍之見偶中則玉杯之詐逆亂之謀繼之近方士服  
丹藥其始亦必有小小收其效者以浸入其心也使今  
日僧道技術妖幻之徒用之而不驗其患猶細其事萬  
一偶如所祈茲不幸之大者某官不可不著之心聲欵  
言議糾之以正以明言其無益則善矣嗚呼安得天下  
士夫絕口不道老佛絕意不事祈禳禍福之說中外浸  
假而習孰不萌奇袤之見耶小儒猶知深憂大君子不  
當泰然也又兩淮之地國之北門其民皆向來蹂踐之  
餘而風俗純質土物有中原氣近者南北雜處寢不如

舊而士夫不諳土風又不識南北情僞立說以固寵取榮興爲相繼淮民愈弊昨徐子寅者於淮東創爲屯田其名贍歸正之人而急於多其數南北之人淵萃其中烏合不根之徒一旦得聚氣執自合而子寅曲意庇之平民畏如豺虎官吏莫敢誰何稔歲之時無幾而振貸不貲者無虛歲爲患至今尚熾繼而議者又請以兵屯淮西不知兵尤不可耕而蠹民尤甚今者淮民之幸天聽甚卑淮西之屯已罷吏民如疾而汗刺在肌而捐去也而淮東之害未有言之者亦願某官著之心乘間可

言爲上言之斷然罷去慰淮東之民或曰屯淮西者兵也罷則歸其營淮東之人罷屯則何歸此亦不難據其所種之田捐以予之使爲已業與編戶齒隸于諸縣一二年之稅又損其輸之半或三之二凡官之爲屯田設者一切罷之然浮浪不根之徒本藉屯田之執以主張民間一旦失執其大無良者必且遁去然此徒去畱不足爲損益其人居不能耕出不能戰但能侵陵編戶蔑視縣吏取無用之人以驕子奉之又欲聯綴而止之惴惴而恐其去此何爲者此在三代時正在誅鋤之數



又可挽而留恃而使之乎亦願某官寘諸心有間則言之請而罷之以爲淮東幸又淮南戰守計經畫者多非其策是以費財而勞人取輕敵國生疑淮人虜犯淮南凡幾矣惟淮人諳其情而其有識者可與語至當之數夫不可不慮者彼衆我寡之執不可不達者攻城野戰之計虜騎之來或聚爲一或分爲二而我則無所不備夫一或二而已是以常衆無所不備也不得不常寡所備者不少故修築者多彼未來吾已自弊彼來敗吾一其它已破膽矣而吾前日城築之費不知紀極隨修隨

壞及其臨事夫何可恃揚州之城亦旣二十里使其受敵非數萬人不可支而又創爲小堡萬一虜恃衆以攻我能分兵爲兩乎我能兩守虜獨不能兩圍乎此其兒戲欺君已甚可笑而瓜洲去揚州五十里瓜洲有城揚州之兵肯爲必死計乎是蓋懲辛巳劉錡之敗而藉口洗足登舟之說夫人之處事每懲而每改圖則迄無定筭執古之一言輒据以爲法則不勝其泛矣夫彼豈知建炎虜騎度淮未嘗以攻圍爲事而我未嘗城守而較勝也彼以氣盛衝突而前我以懾怯望風而走自張韓諸

將乃始知避其方進待其衰也而乘之虜始大有所忌而和好以成今而修某城創某堡役既罷之民捐無餘之財以填無藝之壑平居無事君相之前聚米借筋真若可聽一旦虜至彼合我分彼衆我寡彼勇我怯棄城走爾紹興而來諸將每每出此淮人擲榆不顧也而堰然指以爲媚上固位之具何哉某獨謂虜之欲動其來之衆寡將之如何我必先知之彼或大軍侵我在我之策必清野必聚屯屯爲二若三堅壁不戰以老其師灼然知其可乘然後乘之不然不動也彼未得志而退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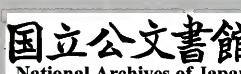
罷矣不然分屯而守如前日議者之計普虛實而漫戰以僥倖一勝也難矣降是小小侵軼則緣淮亦聚屯三數處吾俟之以靜不爭小利徐而制之亦不難矣如某之見揚州大城和州合肥之外可且罷其營築以息人省財一旦有警隨敵大小堅脆務爲聚屯堅守不可犯之計清野以待不輕逐利如此而虜人不忘猶復其進莫禦如前日某不信也傳曰耕問奴織問婢某淮人也考古驗今似亦熟悉然言於士夫未始動其聽久亦自疑其疎然屯田初置亦能策其後必然旣而盡如所料

則又自疑所見之不皆迂繆不適用也使萬一焉料其未  
然或如其已然而寘不言焉則亦自惜且恥終無益於世  
故是以不忍自默獻其所見門下願某官試繹其說或有  
合焉不然亦欲鐫警其不逮也或有可取繼此猶有為門  
下獻者

上趙丞相劄子

某比蒙延之座側訪以淮民休戚利害反覆從容得詳稟  
其說此與周公吐握魏相延問椽史視古不愧復許以再  
見而歸某意有未盡者敢畢其說可否初不敢自

必淮南楮幣不通窮困甚矣大抵有農無商賈豐歲則有米  
麥而無貨荒歉則米麥偕貨併絕兩淮之地北鄰疆寇東西  
二千餘里南北四百里國家厚墻高壙不可一日無者是寧  
可坐視其困悴號怨不為之所耶前謂鐵錢不南則官券必  
不北沿江州縣且可通銅錢用或立分數許三分或五分用  
之此令朝行此病暮損議者曰譬如人左偏已病豈可又病  
右偏某謂江北鐵錢亦國家寶也何至其凶如此目今淮人  
所病不在用鐵錢在無官券爾鐵錢在沿江猶在淮南當江  
南楮輕錢重



江浦長家文集 卷之二十一 九  
之時濟之以此適爲民利又何病議者又曰鐵不可蓄  
非銅比鐵錢爲用則銅錢盡藏富家某又曰常情之於  
錢凡有餘則蓄之矣初不繫鐵錢用否也使某居內郡  
餘百千則計蓄百千餘千緡則蓄千緡以備緩急以貽  
子孫况編民而可遏之不蓄而又防其蓄乎今銅錢日  
少豈以鐵錢故而藏之耶議者又曰鐵錢過江則盜鑄  
愈多某則曰盜鑄與否在郡縣奉禁令如何不繫鐵錢  
南北也法禁小弛雖不越江猶盜鑄也利病顯然而議  
者過計則然然某所深憂者淮民不可使怨憤困悴淮

地不可不保愛顧惜此之利害某不敢深言其憂責端  
在廟堂救之如拯溺復仇乃可事雖明甚而議者往往  
居利害外故異說如此某人微言輕何能動廊廟萬一  
不可聽用若其次策則嚴已行兩總領解錢交子二分  
之令沿江諸州所發上供亦可放此外此則沿江津要  
置三數務委清廉不擾官發楮券交子與鐵錢所得交  
子置總所鐵錢置提轉司交子鐵錢在官日今雖無用  
淮南每豐年粒米狼戾時當路往往閉糴賤市今荒歉  
極矣必且豐熟則以此所積鐵錢與交子增價收米貯

江漢長策文集卷之二十一  
爲軍儲或爲水旱備良策之次者庶其在此如此鐵錢  
稍重官券稍多淮民少蘇矣不然束手視之無策也或  
曰今可放蜀中例令鐵錢二作一用某謂此最不可者  
今日鐵錢果太重則此法或可暫行以救之今鐵錢已  
輕而又輕之是以水濟水之說也而又官若民目下折  
閱其半民必有無償自斃如宣政間官所有或一二萬  
或一二十萬今坐失其半彼不償取其肯止耶而民之  
操官券者猶計一千五百乃肯換一券二爲一則是鐵  
錢三千得官券一千立見狼狽今而曰吾禁之以二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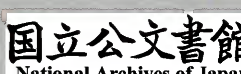
易一若二易一可禁而行則今日胡不禁之一易一耶  
民方急時卽其有者擊企哀請恐不我予禁不得而施  
之也爲法制事當察民情情所不樂不便法禁格矣古  
今皆然不獨今日所謂淮地戰守計戰固不可預言而  
守則必有定論定論在審敵情如何虜陵暴淮南凡幾  
矣未始攻吾城也而議者紛紛皆曰某處可增築某處  
當修培費財勞人凡幾年矣一旦有警委之無用某生  
長淮南聞見虜人熟矣得吾郡縣必披城置寨未嘗肯  
安居城中吾所守之城未嘗輕攻之惟趙立之守山陽

江漢長策文集卷之二十一  
魏勝之守岫山極力而攻然彼僅捷于楚而大敗于海  
者蓋兵法攻城爲下策修樓櫓輶輻繇歷歲月蟻附而  
攻殺卒三之一而不拔孫武之所深戒虜人知之審矣  
然二城之必攻大不得已也立之守楚是時淮南盡爲  
虜有虜以立故猶未敢渡江且舉其全師取一孤壘制  
數千身合猶不能克何以使其下是豈容已岫山則舊  
亦彼有吾取而城之彼亦忿而計必取然虜師斃于楚  
城下不可勝計岫山之敗臭腐者累月此外未聞攻圍  
之舉則信乎孫子之忌不可犯而虜不可謂之無人卽

其不肯捨所長犯所短可以知之矣不知其情而每自  
困焉城楚州城六合修天長修高郵財已竭人已勞議  
者言可守之地猶紛紛未已則是猿臂而守吾地然猶  
可也不知猿臂連屯之勢正取敗之道古之人以吾所  
不爭者形人而使之疲今取敵所不爭者汲汲以自疲  
可謂知乎兵法少貴合衆貴分少而不知合則荆分爲  
三適足以爲黥布餌多而不分是新之昆陽符秦之淝  
水爾吾兵不爲少而較之虜則不爲多爲吾之計萬一  
疆事有萌吾不可不戒者必無浪戰不可不謹者必清

野必聚屯揚州合肥若和州吾聚屯所也而兵不可妄分也百人而為二則五十矣三之則又加少彼此顧望氣勢不合其敗十八兵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用兵之要無出於此聽議者之言也掉之即動遇之即戰此正虜禱祠而求之者何也野戰乃彼所長而攻守有勞逸客主之殊不寧惟是兵自戰其地目之散地者謂人有所恃皆有走心兵法所忌也苟不先計而浪戰或見小利而輕動必受挫于虜無疑向來三帥制虜可見也其始多敗實由浪戰其後頗識虜情來則清野聚守要

害兵不妄分清野則敵無所資兵不分則氣勢合敵有所忌來則小避之去或追擊之用能使勁虜厭兵請和今不祖三帥餘智信樽俎遊譚之論以定攘擾恩亂不可恃之計未見其可或者曰長淮亦吾險也可據之與虜戰或曰謝元以八千兵敗符秦百萬臧質守孤城魏武不能拔此皆不見事勢又不知兵之大計也人見盱眙而東淮流沄沄則以為險不知其上源方冬時策馬可涉建炎二年虜人臨淮甫三日爾已飲馬于江紹興十一年韓侯復濠州戰艦汭流而上兵與民不乏俄虜



騎至夾淮攻之矢石雨下賴汭流而退少遲則虜人車  
 運木枝欲槎淮流已山積于道矣又少東而左岸無虜  
 乃遂得解而去韓侯猛將其兵壯健非今日比浪戰尚  
 不得逞今之兵視曩者為如何今之將有如韓侯者否  
 此據淮而戰不可輕信之說若兵法之常道十圍五攻  
 敵則戰少則逃爾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如謝元以  
 至少之兵取勝勁敵此古今幸勝不可舉以為法臧質  
 全盱眙亦古今幸免不可為常負數十斤而趨常人能  
 之鳥獲輕千鈞焉人之異也切脉觀色意疾證而投以

藥常醫及之華佗割藏府除去宿疾技之異也兵也  
 者國存亡繫焉愚不敢取其變者言之也臧質之守盱  
 眙魏武倦而歸爾合肥之役李衛公以為非謝安之善  
 乃符堅之不善此正古今確論符秦黷武二十年間無  
 日不用其民又蕩然無政民夷雜蹂想其人之思亂久  
 矣甚矣驅怨憤之人遠絕江淮勢甚不順而朱序寄聲  
 謂更迭而來將不可禦併兵而進可疾戰卻之則其人  
 之不樂為用信符堅之不善而謝元之捷實由天幸非  
 特衛公知之當時老於兵者亦所不敢必也不然巨冲



豈嘗然於此耶胡不觀蔡謨之議庾亮乎亮北伐之計使之當符秦未必無功不幸與石虎爲對工拙異用也北伐雖正而偏師之進諸將敗北邾城不守使石虎之兵南寇謝元當之耶其不爲毛寶輩者幾希平日論兵不計兵家常法輒舉僥倖萬一者藉口過矣不然王君廓十三騎却敵二萬趙子龍退魏兵玄德謂一身是膽者皆可爲法矣彼皆大不得已所謂出死入生轉敗爲功者今使諸將一旦臨事或恐有以繼前人之武特不可爲常且藉以爲譚爾然則某所謂必清野必聚屯必

毋浪戰城已築無庸復毀已修者不必增隨壞隨修而已苟其有人足以支敵兩淮疆事大計在此而南渡以來可法可戒亦不外此也若夫淮民撫循則在監司守令而監司守令又在廟堂示以安靖不擾之意害有所除審而後舉利有所興無汲汲於報政無切切於希賞動爲不可壞之計昨趙侍郎漕淮東因民之請講行水利所謂高郵斗門石礎發其一二見其所用材木石礎皆蔣發運所造堅良不可動爲不窮計歎慨不已謂後世何能及此退儲材石規爲久遠謀會以事中止則今

人之奏功欲速枉費財力隨成輒壞者可戒也某淮人起于畎畝備悉淮民休戚老無望于世但欲廟堂加意淮地亟收民心以厚國之北垣某官萬一取其一得以幸淮人某所望也信不信在某無輕重而淮民幸不幸係焉然亦國家之所不容恕者干冒鈞嚴皇恐無地

周樞密劄子

前缺

遂舉而不當則骨肉疑間必至相窺相鬪兩虎鬪而未決則吾不寧保境而已河南之地亦可徐議使其舉事而無間然則吾憂甫深何則彼恐無以尉其意而使之

取地於我取地於我而兩淮危向者僞齊嘗出此矣資之以兵驚我邊鄙彼雖敗不恥也而我不可以屢戰彼坐視燕京或敗於我或能困我皆非係彼之休戚是足寒心故曰天使之棄疾未可知也雖然猶有可言者彼既相忌必不多其兵力兵力不能多而妄舉也將劫於民中原必且不堪而將有豪傑乘間而投隙或無謀也而多其兵力則非彼之利未必得逞於我而反噬之計或萌於此此又未可知者也就不可知之三者要之它日之利害吉凶或胎于二雛今者吾必預爲不可勝之

計則邊事宜急計而熟講請遂言保兩淮之大畧前之所言特以意測之爾事之然否不敢必也雖不敢必然淮南被兵久近不可知要亦不能免保淮南無他策必清野必堅壁必毋浪戰凡今言守某城據某地多務分兵以相接援使虜不可入者皆非計也淮東則揚州淮西如和州合肥皆要地也為三大屯俟虜之來接兵不戰吾亦蓄銳伺隙審於使間明其耳目俟其的然可乘與之一戰可以痛懲其侮未有必勝之機而僥倖一勝是浪戰也是彼之欲於我也或曰彼之來吾連臂守之

庶幾保吾所有今且委地與之而據其裏是資寇也某常非笑說者之謬長淮東西凡千餘里為城幾所一一守之彼常麋聚而前敗吾一而他破膽走矣吾之將校狼狽內救朝廷且以保江為憂吾兵不戰而道疲矣且連雞而守不能禦其來決矣使彼連雞守之其能禦吾之往乎黥布叛荆軍分為三將以相救也而議者知其必敗未幾敗其一而衆潰康延孝為晉策梁以謂其兵聚則不少散則不多劉備攻吳連營七百里而魏文知其非兵法寡者備人者也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非特

古事然也項虜之犯淮西也如張侯柘臯之捷其犯淮  
東也如韓侯大儀之戰虜馬一甄而來吾兵一甄當之  
使其分兵而禦之何以殺其衝惟大儀之捷韓分解元  
一軍守高郵是日也元與虜戰甚整暇而捷韓特以高  
郵扼其糧饟爾外此不聞它守也人之言曰臧質守盱  
眙昌義之守義陽趙立以烏合守楚州猶二年之久以  
此藉口而計分地而守夫此皆出萬死而僅生極危而  
僅存非可爲禦戎至計而立亦終至魚肉又豈得已柰  
何平時議邊計不求萬全而踵僥倖或勝之陳迹特此

與強虜對乎吾兵不分足以當其衆而又不輕與之戰  
彼客我主勞逸勢殊而勇悍猖獗之氣將屈吾清吾野  
則彼蜂屯之衆非餽運無所得食將不可以支久其間  
必將有可乘之隙吾將良而士怒後發先至之技處女  
脫兔之機其必有以建大功而破虜人之膽兵法曰避  
其銳氣擊其惰歸銳不之避命之曰冒惰歸不擊命之  
曰弱冒必敗不足有爲苟弱矣足以啓敵人之侮雖然  
此猶係主將之巧拙勇怯如何而不可預知者也所可  
預定其計者吾兵決不可分而已今之議者畫地借飭

江漢長策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九一  
尺寸而守之猿臂連屬將以限其來者紛紛皆是也此  
說未破某恐必至誤國也計吾緣淮而列屯其敢越淮  
而虜虜耶其不敢必矣彼越吾地而不與之戰則連兵  
何益無所伺而戰則敗多而勝少法曰諸侯自戰其地  
爲散地謂其無必死之志有散走之心也故緣淮分屯  
非至計明甚辛巳虜亮之來官兵控淮而守凡幾所內  
地屯據又幾所虜兵侵淮南者二一自淮陰一自淮西  
亮踰淮王權敗劉錡遽棄淮陰保江執甚倉皇而諸處  
所宿之兵不能齟齬其間吾亦了無賴焉則虜兵合而

衆吾兵分而寡一驗也甲申僕撒之寇守山陽守淮陰  
等處又幾所虜併力敗淮陰兵般裨將劉寶棄山陽倉  
皇爲保江計諸所屯兵亦不能齟齬其間則虜兵合而  
衆吾兵分而寡又一驗也或者必曰吾兵聚而待敵則  
延敵入境使彼據其已得之地耕戰兼講與我相持爲  
久駐之計則奈何某亦料之熟矣彼不盡得淮南則不  
能有淮南亦猶吾不盡得淮北則不能有淮北使彼  
貴將重兵宿于淮上則非久計更迭而畱委之裨校則  
吾能制之自建炎至今犯淮南凡幾彼嘗盡得之猶不

能留况不盡得而憂其遂能與我分地犬牙相持乎卽  
已然而圖方來爲吾之計似不出此其次則莫急於撫  
淮民也撫之得其道將以用之也某又請言其用之者  
兩淮民兵之健者猶可十許萬議者悠悠未有成說夸  
者曰民無不可使得良將教督之可與官軍同迂者曰  
民可耕不可戰聚而教以兵徒擾之爾是未有成說也  
言兵當計彼此虜騎馳突之兵也來如驚颿去如駭獸  
國家軍政紀緒條目截截可守可觀從事於兵者攻守  
擊刺之外不治它事如此僅與之枝柰何欲驅耒耜襁

襁之夫禦堂堂之陣乎若曰佐官軍之守也緩急而飛  
輓也得利而據阨也對壘而張聲執也則不爲無用今  
所謂挑丁皆強悍能辛苦者也如某之見若邊事萌芽

預爲清野計令兩淮之挑丁分屯山水險要處

如淮東  
興化縣

淮西之諸  
山可屯處

餘老稚牛畜農器分泊江中諸沙不徒泊之

也挑丁之外取其丁擇諸縣之官不迂而腐者摠而  
制之諭以略置弓槍旗鼓立之長列屯于此爲老稚之  
衛前此聽民之散處官無所措畫壯者顧憂其家常爲  
走計或相併吞或急則降虜脫而渡江者所在布滿往

往反爲江浙民間之患夫吾國未必能用吾民而爲虜  
用也常力何者彼以長矛利刃驅之爲之負輓爲之鄉  
道爲之攻城何求不得建炎紹興之初常如此矣今其  
家與所資旣屯江中則壯者無向來內顧之憂告以爲  
屯實以自衛故不難於聽從民戶百萬口屯于江中亦  
足張吾執而重虜人之疑昔魏文長驅臨江孫權倉卒  
緣江列木城而魏人懼諸沙之屯彼見其旗幟聞其鉦  
鼓何遽知其非官兵其不賢於木城矣乎使渡江而南  
者但城市之人則江浙官府易爲之所又免委百萬赤

子坐視虎狼之噬且或爲彼之用民之資力使十存四  
五虜退而歸耕蚕之計自若也聞之建炎紹興之初兩  
淮爲虜窟而沙上之民耕耘不輟一水之隔便爲樂土  
淮民戶知其便令之則從而又得以接收其壯者之用  
若曰置不足用而不計則建炎之初虜將龍虎敗于興  
化全軍殲焉亦張榮所裒棘荆鉏挺之夫虜亮之斃淮  
東所屯之民乃能頗掠其還卒焚其糧戰船自瓜洲至  
淮首尾相接四五百里不然則官軍方限江南未及北  
渡彼安翔而去爾復何忌虜中至今能言之據已之便

童子非怯反是鳥獲可侮此之機會無時無之要在藏  
其用於無用也傳曰耕問奴織問婢某於文章學術未  
必愈人至言淮南事則猷畝之見其言似未可全忽也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八

劄子

寄政府劄子

中年讀書得為宰相一術已不及用久思效之人未敢  
輕出恐聞者以為迂僻而恠某官行有端揆之拜而於  
鄙言每不甚棄絕試為言之是說也不出于六經史傳  
故不特難言而亦難聽非度外之人必不能聽度外之  
言此某之所以欲默而不已也古有嫁女者未始一語  
恚之女登車顧曰大人終無以誨之歟曰切無為善然



江漢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一  
則爲惡乎父曰善不可爲况爲惡是兩語竊以爲古今  
宰天下至術也宰天下非一官一職比未可數數然也  
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徒是爲惡者也置不道反此者  
屑屑焉有心於善而爲之將以利天下祇以弊天下蓋  
無心者易功有心者每窮惠以政者利惠以惠者厲古  
今宰相以惠惠人反以賊人不知其幾而王介甫其尤  
也近世亦多弊于惠然其弊立見故弊淺而易拯未若  
王之弊弊于旣久久且深難救者也孟子稱子產惠而  
不知爲政政立矣何惠之不被詳於惠而略於政惠而

窮人必病子產之惠不特徒杠輿梁之可議如左氏載  
毀廟之類有心於惠固爲人所測耶鄭小國也子產政  
不浮于惠未甚害也特不可繫以君子爲國之道爾使  
子產爲齊晉秦楚猶不改故智幾何其不敗其所見一  
郡一邑凡切切于小惠者未有無弊者况宰天下而可  
後政而專惠云者乎子產治小國而不甚弊亦盛德臨  
之爾他人而用其術且弊而敗矣他人之德未敢望子  
產也伏願某官贊其化於無可指名之中藏其用於無  
所歸德之地使百官庶民相忘於無心庶幾弊不形而

江浦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一  
天下陰被其賜某官之勳業使人無得而知人不之知  
天與吾君不容不知識治之君子亦必知之善戰者無  
智名勇功將云爾况宰相乎而必欲功名云耶所見如  
此若使一一引近事爲證則能之而不敢者也復有一  
事三年省試如漢淮之遠別號取人似切而可行中間  
高郵守上殿嘗勸以建白委以具草今見在謹錄呈草  
後去年補試果亦行此推之省試又何不可甚可以收  
遠人之心而攬其豪英持之久所補將不細且此不容  
攘善陳子與監丞向嘗云輪對則乞此寂無聞豈子與

竟未對耶豈言他事置此耶嘗言之矣豈以其不可行  
故止耶以某度之豈補試行之不弊省試則殊絕乎相  
公不言之爾及此時言之收漢淮遠人之心舉博碩純  
朴之士以致用人之利某官改省試於二月天下卒不  
可易被其利者不容筆舌旣不應決然於彼而次且於  
此也儻果有不可用之說明以見教豈勝幸甚

寄政府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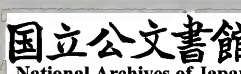
某苟祿窮山行書考矣自知甚審井水不波古書遮眼  
聊娛老境職事極簡未至汰遣皆出鈞播歲復科舉矣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三  
輒有管見欲陳于下執事相公向來見示云有所見具  
來且許以祕不示人用是又復強聒歲丙辰春闈題目  
出舉場嘗不知所措有曾讀國語者亦不能詳記且辨  
析也數千人闕然不著席然後簾中疏出纖悉乃僅有  
落筆成文者竊謂用國者貴有體且不當自揭其短國  
家南渡以來以寬厚待士春闈廣場所命之題若易而  
難難題時出之矣若上庠公私試若郡多士者之解哉  
則不難無以折之至羣天下之士而試于春官四方人  
才之不齊裹糧趼足而來較此三日冀遂進身而進退

之數則有定制奚必難其題目以強其所甚短南方之  
學短於記問與北學大不相侔從古則然每見北士解  
注與書金能上口如爾雅之聱牙正文傳注誦如流水  
比比也而南士摘繪或工於廣記不忘萬無一二焉能  
之強之以其所短彼有狼狽蒼黃應課塞白悲歎不得  
效所長而去爾彼其去固不害吾所取然其所去取者  
不免付之幸不幸而已於人才未必有得也豈寧惟是  
吾南士之所短吾所當自掩覆者一旦表而出之此豈  
可令北客傳之敵國聞之邪丙辰之舉可見矣二三千

輩無一人落筆簾內瑣細疏出喧囂乃定舉事如此國體謂何丙辰而來士戒此頗留心記問然記其一二遺其十百千萬脫或題目又不易則一二偶及者幸矣其不能遍記及此者乃大不幸三歲取士此豈小事而付之幸不幸之間乎某自幼頗能記問年未四十日誦四五千字四十之後日日以退而凡持身涉世日日自覺老成篤厚無少年氣習今老且衰絕不能記矣與吾南士言及文字尚頗以能記見推則南學之於記問不容強勉或者見一二人之能記舉多士而強之以此彼有

老死布衣藜藿而已耳而某之壯與老記問之進退遼絕也而其涵養器識厚薄亦以不同自上之取士者言之其壯與老強矯厚重其孰為可用乎古之君子已有所甚長平日於人不肯以是律之况三歲一取士而或者謂吾能廣記備言無所不該彼必如此而後取責馬以驥天下無良馬矣天下可以大用而用才責功皆當以中制服皮袴百畝自課婁師德為屯田不患不最師德之後為屯田者不必衣皮自課其職亦舉上之人必曰汝必師德若也則不恕且害事矣為劇郡者問牛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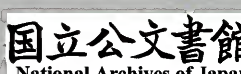


馬鈞情不遺趙廣漢優之攘牛不還涕泣不去人服其罪魯恭感人者如此而今之能撫字能綏輯民無怨咨者皆可以爲吏上之人亦難乎必以廣漢魯恭責之也記亡書三篋抄五行志不誤世不無此人不能使人皆爾也就使能是未必可任以政其不逮者未必皆棄才况科舉之設姑以是進之云爾其臨政共事君治民則俟之以繼此之後檢之以官箴而懲勸之以舉察一占吏藉回視場屋之文芻狗土苴欲以一日短長工拙定其賢否耶歲己丑乙未某皆試于春官士人互傳 兩

宮有旨寒天短晷毋以難題困吾士子不知天語真有是否也而傳者鼓舞交誦誓言旣仕自重自厲以報君恩卽是論之困之以難題無損益於得失之數徒使老成不逮者多屈幸不幸付之一擲孰若有以感其心而進退以其工拙之真者也士之就試才彥眩于外得失戰于內能不失其常度者幾何人某嘗兩爲考官所閱試卷超拔可取者無幾而合格之文多不充所取之數則亦匿瑕恕取之爾聞之諸公雖廣場閱士亦艱於文字姑充員者每每不少平日如此况窘之以難題則文

之可取者愈見其不能充數矣或者見虜人取士不著  
題之所出隨舉換經色色務為艱難人猶有應者意曰  
彼能是我何為不可行此又非也中原之地本非虜有  
也故色色以無道行之若士若民亦飲氣委順以任天  
運爾吾而為之敗矣况楚辟我衷若何效辟叔向固有  
是言可法也吾 宋之所以得天人之助而享國無窮  
者政出於優裕中和而緜密委曲之使不至壞亂而已  
不恤之政一無有也故以勢論之似乎不振而快意者  
少而天下利賴廟社安安皆本于此凡百皆如是獨於

士子待之以不恤於理實有所未安也今日參政公相  
天下之孟荀韓歐似不當不為士子地某僭瀆甚欲望  
鈞慈軫介奏之 聖上諭之公卿寮案確守 高宗孝  
宗規模將來春闈所出題目參比紹興以來難易以幸  
士子而收能文之士無使偶能記憶者取之利害明甚  
若秋試若廣場如國學公私試自不妨時出難題以盡  
該博之彥庶此學不至全廢此非特某所望者第某已  
脫科舉言之無嫌且實愍退敗之英多不得展罄所長  
而去故喋喋如此某亦愚甚矣舉所不當與之事以言



于鉅儒大臣然鉅儒大臣以天下事君者也芻蕘瞽矇皆所不廢某所見或者未下此輩似亦未可全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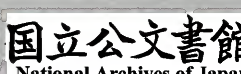
用才劄子 已下並代人

臣聞爲治在得人得人之術致之不可不廣而用之不可不精國家取才有任子有進士有雜流凡所以羅絡招徠無所不至士之仕粗可以中其程度莫不任使之其致之不可謂不廣內外之官上自朝廷下至一命之吏凡其按制之權甚嚴不可犯纖瑕微類一掛法吏之口則罷絀隨之其用之不可謂不精凡今日邊隅無警

盜竊不作內外晏然號爲粗治者其本原在此無復可議然臣竊有私憂過計于此試爲 陛下言之夫天下無常安之勢聖世無可棄之人方天下無事士之粗守繩墨無過可指皆可以爲 陛下之吏以副所責任者而捨攘倉卒意外之慮聖人不能保其無有當是時非奇才異能不足以應之聖人在上惟能察其傑異之才陰厚之而覆其短儲而蓄之以爲不測之備故天下不至有捨攘意外之慮就使或有焉吾有以待之不病也夫論人之法才與行殊士固有負傑異之才而行或不

謹者然其以行之小不謹舉其才而捨棄之則一旦有事誰使任患臣竊見今日士大夫初節蹉跌嘗隸丹書或法吏所擊之後往往排斥不恕世既共棄之彼安得不跌礪自棄夫此輩豈皆無可用之才但法吏責之太嚴置其才而求其行則是捨所有而索所無置其長而攻其短聽其言誠若不可復恕而不知容而收之或可儲之以為異日用也臣非以法吏責人之嚴為非也夫以天下之大士大夫之多人人以傑異自命而睢盱繩檢之外則上之人可以為治故夫隱慝顯過無或不聞

有聞焉無所不取此固法吏之職所以振朝綱而肅官聯不可少弛者也若夫陰察天下傑異之士可以略其行而收其才儲之以備緩急之用則陛下與宰相事也夫法吏之所不容而陛下獨能容之誠似私矣然天下之理為一已而私其人固不可苟其為天下國家而私之適所以為至公人之抱負所有亦欲建功名致富貴以疇其素志今也以不謹之故不見容於法吏而顧賴陛下識察技拭用之不為廢人則其德上之心將銘肌刻骨宜如何報國耶善養生者平居無恙膏梁





江尚長卷之二十八  
參朮足以充適氣體然鳥喙天雄之屬獨取之左右豈不以外邪客氣嘗關念慮孰謂爲天下可以玩治安而不加之意乎昔者李克薦吳起之善兵必先言其貪而好色魏無知之言陳平亦不爲諱受金之鄙蓋欲其君明知其所短而收其所長故也宋璟之爲相以李邕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長棄捐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君相之用才槩必如此頃者湖南之盜雖曰瑣細方其跳梁負阻士大夫間所謂潔然無過可指者或無用于此而卒能辦此者多向

來嘗被譴而今日可指之人也况事有大於是則其雍容辦集庸知非出於罪累之人如陳湯之誅單于李靖之平江陵斐豹之困樂氏類乎故臣謂君相之用才與法吏相違而實相濟惟陛下恢兼容之量謹求備之戒時以度外待天下士掩瑕使過俾聖世無棄人兼儲並收有以爲未然之防臣之狂言使其終不驗也則天下幸甚萬有一焉如臣所言則國將有賴矣

廣言劄子

臣觀自古帝王求盡天下之言孜孜懇懇若恐不我告

者世以為盛德事非也蓋勢之不得不然帝王之德不在是也帝王能審天下之勢以為非盡天下之慮不足以為天下故常不自有其聖智而使天下皆畢其見於我合天下之慮以應天下之務何向不濟衢室之問總章之訪善旌謫木傳言箴諫天下休戚何所不聞而下情寧復有壅蔽之患天下安矣人君乃可以優游無為與天下享其治其勢不得不爾後世自聖之心熾惡聞其過人不敢言似若無所拂其意而不知情有所不通弊有所不聞則迂意勞慮之事時乎不能免此雖由不

能恢

御嫌名

兼容則然然亦不審天下之勢甚矣

陛下

即位以來大度無我容納直言遠諛佞樂忠諫真得帝王用心漢高祖唐太宗有不足道是宜天下情無所不達利興害除無不如意而今日聞見猶間有未副者無乃求言之誠尚有未盡而能言之心尚有所鬱乎

陛下之公卿近臣固天下之選知無不言言無不聽頃又詔朝臣使言闕失則其在列之臣咸得展盡固無遺恨然臣竊謂陛下宜推好言之誠下及海內使天下草茅之鄙人一介之賤士皆得以納忠九重使其言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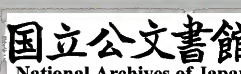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二十八  
于天聽焉知不有肉食所不及之慮乎 陛下求言之  
意切矣求之宰輔求之臺諫侍從求之百執至矣特求  
之天下者似猶未至曩者如星異如旱饑如疆事之興  
皆求言于下之時聖慮偶不及此臣願 陛下少畱睿  
意一下此詔使天下若吏若民舉得指陳闕失 陛下  
擇其忠鯁憂時的然可用者旌賞三數人不惟作天下  
怠惰之氣抑使萬世之下知 陛下聖德之盛如此猶  
復切切焉求盡天下一得之見實垂裕之道且聖人所  
爲豈直計一時動爲後世子孫以禹湯文武之聖而佐

之以伯益伊尹周召之徒豈不足以爲天下而其心常  
不自足者凡以爲後世計則然盛德美政聖人爲之後  
世有不爲聖人不爲後世孰爲之不特此也近者士氣  
不振有萌矣率以軟熟無忤爲賢而指好言者爲生事  
不靜不怒則笑之此風寢長非國家之福明者見於未  
形是豈可不有以振起之臣非不知上一求言下紛然  
而應荒唐謬悠委巷之言必且不少然此於 陛下聖  
德初無所損適足以彰盛德恢洪無所不容爾萬有一  
焉其言關宗社國家之計則 陛下所得多矣

正綱紀劄子

昔孔子論為君難謂知此則一言興邦書亦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蓋以一人之微立乎四海之上情偽向背千態萬狀必欲使之帖然順治亦甚難而可畏哉古之帝王審其至難有道以處此在我者約而彼自絕奸犯之思在上者正而下舉無搶攘之患者曰紀綱是已昔之人善論紀綱者莫如韓愈其言曰計天下者不視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紀綱者人之脉也脉不病雖疾不害脉病而肥良醫憂之人主以一身

而臨天下捨紀綱何以為治然紀綱之在天下人君主之宰相侍從挈提之執法之臣糾正之中外百執拳拳焉共守之譬如網之在綱孰能保其久而不壞一繩之腐一日之缺隨卽補之則大綱固在聽其腐缺幾何不就盡耶國之紀綱亦惡能保其不隳上自人主下至中外百執隨壞而補則與日惟新謂之未嘗壞可也臣螻蟻之見亦欲 陛下君臣卽綱紀之將腐缺者補之請言其凡夫京師以衆大為言萬乘在焉列而為千官百執屯而為千乘萬騎利害差跌動關宗社所以置邏卒



以防耳目之所不及固也而近者邏卒所及卑官小吏亦從而被罪 祖宗置邏卒之意豈爲此等哉郡縣所寄廣矣難乎爲吏者母甚今日財賦之間左枝右柱罄罄度日而比者誣訴官吏或出皂隸臺部亦爲受理委官追證遠近紛紛駭人觀聽夫外而小官守倅制之監司制之內而達官長貳制之微隱惡不得而聞者有之矣至於公議不容衆口沸騰孰能彊庇之今也邏卒廉之皂隸陳之是達官監司守倅皆長物耶此風一扇壞紀綱之甚者在國體寧使司敗有失刑諸吏有漏網

無寧使權落小人寧使監司郡守有失察之謬無寧使上畏其下下持其上此非細故也分爲諸邑而臨之以郡列郡臨之以監司小大相制如裘之領監司以察郡縣而郡守倅又察其屬有罪而取固其職也間有按之而非其罪與其取輕而置重者在監司守倅固非善矣然以此罪其按之者去之則大不可比者大吏爲郡監司按之而俱罷者有之按縣吏不當臣寮以爲言而去者有之夫此獨不可以他事罪之乎卽按吏爲罪而罷去士夫懲之有不按而已此風未息亦壞紀綱之尤者

近者監司郡守頗以彌縫爲政彌縫之術於身無悔吝於人無怨尤然國家所以命官之意臨政治民亦取其爲上任怨爾使皆巧於彌縫國何賴耶臣蓋嘗靜觀中外之事彌縫之風不特在外則然今之宰執猶不免彌縫言官而言官又自爲彌縫夫宰執天子之心腹當傾輸自信展盡底蘊與國同其休戚者也今也深懲前日權臣之弊退縮藏晦不敢自信視天子可否以爲予奪聽臺諫風旨以爲是非夫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晏子而愚人也則此

言無用臣非取宰執之不畏臺諫也宰執之所畏者非臺諫也畏公議耳臺諫者公議之所自出使宰執進退一人罷行一事於公議無慊耶臺諫過以爲言初不害其爲是何憚而不爲不然臺諫雖不言天下固交口謗之矣今宰執不究是非惟臺諫是畏日事彌縫宰執彌縫于上侍從百執彌縫于下至于臺諫有所取亦視天子意向待遇旣衰然後攻之不遺力上下相師成風自爲計信工矣寔非國家之福也宰執臺諫近臣紀綱所自振者顧乃隳損紀綱如此而不自知此其弊不見於

顯顯之中而伏於冥冥之際夫彌縫之俗起於士夫有苟免之心士夫有苟免之心何以責之立事人之爲家御一婢一僕接鄰里鄉黨一以彌縫爲之未見其能有立孰謂事君爲政而可以彌縫爲之乎臣願陛下明諭宰執臺諫近侍之臣知無不言爲無不力無所顧忌以公家爲心以清議爲畏一掃彌縫之舊習至如邏卒察吏皂隸訴事有以禁絕之振監司郡守察舉之權而正上下維制之體無俾小大之官低回畏縮防意外之患自一繩之緝一目之補日求而罷行之期使紀綱無至

隳壞上下之間以是存心國欲不治亦不可得矣臣僭越言事不知忌諱陛下少寬其誅臣不勝至願

荒政劄子

臣伏見陛下以今夏闕雨焦勞特甚救荒之政臣之責也日夜疚心思有以仰副陛下愛民之意凡蠲下戶租賦計賑糶賑濟等事條具聞奏繆當聖心亟爲報行一路之民見臣以荒政奏聞其應如響莫不以手加額不肯輕去鄉士亦有中路復還之人儻非陛下愛民至切事干荒政計辦早定報下速達則流亡之民已不可遏

近者聞於事體之人揚言謂荒政舉行失於太早行之  
太銳彼但見目前流移稍定便謂可以高枕萬一朝廷  
誤聽州縣或致解體飢民豈不失望臣雖至愚亦豈嘗  
然全不體國自始及今施行荒政除椿管常平米數外  
凡乞度牒截畱和糴米之屬皆非過當難從之請而飢  
民狼狽多在冬春之交今荒政雖有端緒臣惴惴憂惕  
尚恐不能善後若遽畏立異者之口每事中廢將來必  
孤陛下委任之意人臣事君意趣不同安輯飢羸乃尉  
悅君父之急者若揣人君之心惡聞飢荒之說以歎爲

豐臣竊鄙之臣一面將應有米斛斟酌量輕重賑救貧乏  
之民鈐束官吏必無妄費伏望陛下詳臣所奏遍下諸  
郡官吏使曉然知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有加無已毋致  
迎合怠慢則實惠所及一路有更生之幸

重獄官劄子

臣仰惟陛下重人之命欽恤庶獄無所不用其至是宜  
內而理官外而州縣之獄無一枉濫以副陛下仁厚惻  
怛之意然得之聞見猶復有孤聖慮臣嘗深求其故而  
得其說是蓋獄官不重所致夫諸州獄官率用經任無



舉主人充之彼其不自植立視監司郡守輦笑以為輕  
重望其能爭衡是非收平反之效豈不難哉且一事繫  
獄不論深淺小大提刑守一見郡守守一見獄官亦有  
一見監司郡守出於遙度獄官宜深得其情然士夫效  
官其能以名義學術執持有立百不一二其間承望上  
官風旨以意為獄滔滔皆是况以大吏臨小官意之向  
背動為升沉此獄官所以媵阿附會以取媚而陛下赤  
子往往陷於非辜也然天下士夫之多豈無守名義根  
學術執持有立之士亦豈無剛鯁不偶俗不得已而為

此官之人即其能固執所見不為勢力所奪平反冤濫  
其事灼然可指者臣願明詔中外時令監司郡守特以  
其名來上陛下與宰相亦時召見一二人審其無偽稍  
加超擢使天下出乎所料如此庶幾陛下獄官號人才  
者皆屑為之為之必且振職不輕人之死傷有以副陛  
下欽恤之意

寬州縣劄子

臣謂今之郡守古之諸侯諸縣猶古之子男王室之尊  
安繫侯伯子男是賴事體所繫不可不察京師仰諸郡

郡各仰諸縣勢蓋如此向來士夫固以作縣爲難無它  
蓋以財賦取辦于此旣不容闕供而又不可擾吾民也  
然財不闕供民必受弊事之必然數年之前郡有貧富  
故爲郡者有苦樂諸縣之不齊亦然今也郡縣之可爲  
者絕無僅有臣嘗深求其弊皆出於士大夫不究國體  
某郡匱乏某郡有餘爲監司必誅求有餘者某縣偶可  
措手監司郡守則又專求于此必使例不可爲而後已  
郡縣天下本也豈可使之迫感無聊郡縣迫感無聊陛  
下赤子被害有不可言者矣國體所繫蓋不難見士大

夫苟知體耶固將使不可爲者可爲今也皆有可爲者  
不至於不可爲不已也駸駸不已臣恐一二十年之後  
郡縣無復可爲陛下赤子罄罄不聊生非國家之福也  
臣願陛下明戒大吏務全州郡事體無令逼迫不自聊  
賴監司郡守究察諸縣其所以不可爲者其弊安在保  
全調護有可以蠲除省減紓目前之急者決意爲之此  
非爲州縣計實爲國計非爲郡縣者計實爲陛下赤子  
計且郡縣窮迫無聊之甚守令豈能傾困廩以了公家  
事不取之民復取之誰也陛下寬臣之罪使得從容盡

言臣無任

薦舉劄子

臣聞人才布在天下人君收而用之一人之聰明不足以備知故以薦舉之柄委之監司郡守監司郡守薦舉之當否人才之得失國家之盛衰繫焉臣竊見近日所舉之人往往不由已見非出於達官要人之親戚則其故舊否則奔競營致持書以劫制者寒峻靜厚之士絕望陞進或者慕其所爲變其所守至於端方獨立不苟隨俗者天下有幾如此則薦舉失其本意不惟不得才

實而又壞天下之風俗或者猥曰吾聽其舉爾他日有罪坐其所舉則何患臣以爲不然彼有挾而進其身亦必有挾而庇其身牽制營護有罪而不露罪暴著不按而脫去者多矣而纖悉不掩寒素則然此又情之難究者臣願陛下置其流清其源日諭宰執臺諫侍從上體國政前日委親舊於所薦不可不一革其習或降睿旨丁寧戒諭而又罰其不虔亦於監司郡守臨遣日諭之以薦舉重事惟才是取毋憚大吏此風旣革人才有不得公道有未行士所養有不歸厚萬無此理臣狂妄語

江浦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八  
事望寬其誅

上丞相劄子

某以疏繆之資荷一路常平之寄今歲之旱無大雨者且三月餘如秀州雨不濕塊者數十日吾君吾相憂勞之心焦焦然朝夕不忘某之不肖顧所職云何其於早計預圖可不加勉凡其蠲不可復拘之賦乞截畱不可津致之米似亦急務而鬻爵度僧又皆昔年救荒故事凡有所請朝奏暮報仰惟聖主憂民之心天地同量罄罄之民識上心所在小致安妥猶復纍纍涉江而北而

好異之人見謂計荒政太早舉行太銳蠲減太多此言一出郡縣間至解體吏民亦復惶惑蓋不知事體者事君之計惟欲悅可其意揆度君相必不樂聞凶荒以歉爲孰以苦爲樂自古不無此人今日聖君在上猶徂此態可鄙可笑彼謂民以安居乃某張皇其事不知自四月至七月末二三州有未嘗識雨去處杭秀之河八月以前猶復枯涸常州而西今猶膠舟此亦爲張皇耶言此誰欺某雖至愚豈嘗然略不體國以干譽於民者前此旱歲有請之臣動以百萬爲數某亦竊笑之豈有工

江漢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於笑人而遽貽笑於人者凡某之所蠲所請可復也方  
民困極憂旱之時略無生意其間無賴惡少志在乘勢  
作過而縣寮無識者揣其蠲減有期督迫甚急所督未  
必可得或者徒驅之爲盜爾人無遠慮且果於違異見  
目今流亡粗少便謂無復飢民殊不知今秋晴霽又沾  
賑糶微潤粗可苟活冬春之間某之愚慮深恐不能善  
後又田里之僻與城市大異罄罄之民不接於肉食之  
目何緣遍之某忝爲部使者而不知之不智知之矣恬  
不爲慮不仁不智不仁之名某寧罪去可已不忍身犯

此也聖主愛養元元之意如此下至窮山僻野無不洞  
知中外小大之臣可無布宣惠意恢夫德量拯垂死之  
民措之衽席挽回和氣以植皇家億年之基顧欲以庸  
庸者之事君取悅一時耶某孤立無助視去如鴻毛一  
身不足道獨惜君相之意如此而臣下不知之茲者仰  
冀鈞慈酌某衷蘊本不爲進取計流言可畏曲賜保全  
調護使得少效駑力仰副九重托付之意實某至願至  
望

常平劄子

臣伏見兩淮國北門藩垣之地所不可輕而頻年水旱民不聊生去年赤地千里淮民無食官中舉行荒政而儲蓄不多無以盡稱君父憂恤赤子之意且淮地米麥之外他無所產向來豐歲米麥價賤農傷已甚不幸水旱民就飢罷官中束手無策救拯則是歲之豐凶皆不免病民民情安否固圍謀敵之本柰何置不爲慮救此之弊豈真無術竊惟古法可萬世常行無弊者惟漢耿壽昌常平豐年增價而糴凶歉減價而糴農末兼利官無所費外此利之未究其害隨之欲望陛下捐楮券各

百萬付之提舉司豐年而糴稍高其直不幸水旱準元直出之價稍增則農無穀賤不售之病糴不出元直則農末俱濟且今楮券在兩淮甚重此策行民得所用而此百萬之券常在一路或豐或凶皆被其利此最良法無可議者如行之有利推以及他路將無不可國家逐路置常平使者各有椿積錢米然歲旣久米多陳腐虛數淮南鐵錢久積將遂蠹壞不可復畱行之又不能盡西漢歛散之法據空籍貯長物將以備凶年坐是實惠及民尚鮮今據已行之法又加以此策畢舉豐凶歛散

之術國家初無費耗而恩德可以淪浹斯民益侈億方  
年無疆之休實基於此去年之旱飢民所在擾擾郡士  
人鄒如閔者頗富前此捐金貯米自去歲七月置籍而  
糴止收元價鄰里鄉黨賴以贍給所居崗門一二千家  
嬉嬉如平時獨無貴糴飢窘之憂人深德之而如閔初  
無所費一士人爾尚可以此術惠利一方部使者行之  
其勢必甚便易其利必且無窮而國家實無所損臣以  
此推之灼知此法可行而無弊外此無復良圖仰冀陛  
下斷而行之取進止

卷之二十八終

